



冊府元龜

卷之七百三十九  
至四十一



13  
849  
242





冊 1 3  
冊 849  
卷 242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陪臣部 七前三十九

夫珪璋之德投烈火而辨松柏之姿涉歲寒而顯忠

臣之志因危難而覩義士之操遇巔沛而彰當夫周

道衰微諸侯立政既有內患且多外虞苟或失人何

以為國乃有叅家陪之列當難阨之會秉大節仗明

陪臣部



誠不以利回不以威奪臨鈇鉞而靡懼隳肝膽而無悔或身徇於社稷或功濟於邦家雖成敗有殊而蹈死無異故可書之竹帛責其封樹聳觀於千載伸勸於多士焉

徒人費齊人也齊襄公以魯桓十八年殺公子彭生

魯莊公八年齊連稱管至父謀作亂冬齊侯游于姑

芬遂田于貝丘姑芬貝丘皆齊地田獵也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見大豕

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見大豕從者見是彭生皆妖鬼公怒曰彭生

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及誅

屨于徒人費誅責也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坊

而求之費曰我奚禦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

許欲助賊伏公而出鬪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堦下石之

紛如齊小賊入殺孟陽於牀孟陽亦小臣代公居樂

仇牧宋大夫也魯莊公十二年宋長萬搏閔公絕其

脰牧聞難而至遇萬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擬仇牧

而殺之齒著乎門闔

鬻拳楚大閹也魯莊公十九年春巴人伐楚楚子禦

之大敗于津禦巴人為巴人所敗津楚地或曰江陵縣有津鄉還鬻拳弗納

遂伐黃黃麻姓國今代陽縣敗黃師于蹇陵蹇陵黃地還及湫有疾

南郡都縣東夏六月卒鬻拳葬諸夕室夕室地名亦自殺

南有湫城

陪臣部



也而葬于絳皇

經皇家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

初鬻拳彊諫楚子

楚子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

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闢謂之大伯

若今城門

投尉官使其後掌之

使其子孫掌主此官

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

矣諫以自納于刑刑猶不忘納君子善

言愛君明非法也楚文王

能盡其忠愛所以興也

季友魯公子也魯莊公三十二年公疾問後於叔牙

對曰慶父材

蓋欲造其同母兄

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

季友莊公母弟故欲立般

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

命儻叔待于鍼巫氏

成季季友也鍼巫氏魯大夫

使鍼季醜之

醜鳥

各其羽有毒以毒酒飲之則死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

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

達泉魯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其

祿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

鬪穀於莧為令尹申公鬪般殺子元

申楚縣也令尹自毀

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弘演

一作寅

衛懿公之臣也受命而使未及反魯閔公

二年翟人攻衛於是懿公欲與師迎之其民皆曰君

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官人也不若亦使鶴與

官人戰余安能戰

左傳曰狄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

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遂潰而皆去翟人至追及懿公于熒澤



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辭畢呼  
 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若臣者獨死可耳於是遂自刎  
 出腹實納懿公之肝乃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  
 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于楚  
 丘如弘演可謂忠士矣殺身以殉其君非徒徇其君  
 文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大功者矣  
 荀息晉大夫也魯僖公九年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不  
 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不鄭晉大夫三  
 公子申生重耳  
 夷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  
言其幼穉與  
 諸子縣藐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欲屈辱荀息  
 使保護之荀息  
 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齊君

之里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

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往死  
 若居

生若偶兩也送死事生  
 兩無猜疑所謂正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

曰三怨將作三公子  
 之徒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

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

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荀叔荀息也復  
 言言可復也雖無益也將

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

已乎言不能止里克使  
 勿忠于申生等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次  
 喪

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

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



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叔詹鄭大夫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共公不禮焉聞

其駢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

未侯微蔽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弗聽

薄迫也請殺之弗聽公子反國是為文公文公誅觀狀以伐

鄭鄭人以名實行成公不許曰與我詹而師還

詹叔詹伯也詹請往鄭伯不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

定社稷君何愛于臣也鄭人以詹與晉人晉人將烹

之詹曰臣欲盡辭而死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

淫觀狀棄禮違命淫放也放曹國不禮於君臣曰不可夫晉公子

賢明若使復國而得志於諸侯禍不赦矣今禍及矣

尊明勝患智也明謂公子勝猶過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

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命

乃不殺厚為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為將軍

侯儒曹伯之豎豎掌通內外者魯僖公二十八年晉執曹伯

晉侯有疾晉侯文公也侯儒貨筮史史晉使曰以曹為解

以滅曹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封邢今君為會而滅

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叔振鐸曹始封之君文王之子先君唐叔

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借命私許



復曹衛已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復故禮

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

公說復曹伯

甯俞衛大夫也初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

子為坐士榮為大士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

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

質正元咺傳曰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坐獄于王

庭各不身親蓋今長吏衛侯不勝三子殺士榮則鍼

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實諸深

室深室別甯子職納橐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

為囚室橐以衣食為已任橐衣之魯僖公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醜衛

侯衍醫名晉侯實然衛侯欲殺而罪俞貨醫使薄其

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醜毒醜衛侯不死俞視衛侯衣

弦高鄭商人也會僖公二十三年春秦使孟明西乞

白乙侵鄭及滑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

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韋先韋乃入牛曰寡君聞吾

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

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腆厚也淹久也行則備一夕之

備且使遽告于鄭積芻米菜薪

若敖克黃今尹子為楚箴尹魯宣公四年楚子文卒

子越將攻王戰于臯澣遂滅若敖氏克黃使於齊還

併存元龜陪臣部六



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日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也解揚晉大夫魯宣公十五年楚圍宋宋人告急于晉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文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

義臣能成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

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不行兩言信無二命欲

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隕隕廢

也墜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福

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

以歸

逢丑父為齊頃公車右魯成公二年六月齊侯與晉

師戰于鞞齊師敗績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位將及華

泉駮絀於木而止駮馬維也韓厥執繫馬前韓厥晉中軍司馬繫馬絀

也執之示修臣僕之禮再拜稽首泰觴加璧以進日寡君使群



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  
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  
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  
佐車宛茂為右載齊侯以免佐車韓厥獻丑父卻獻  
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  
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  
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  
重其代已故三入晉軍求之

子叔聲伯魯大夫也成公十六年秋公會諸侯於沙  
隨初宣伯叔孫通於穆姜穆姜成欲去季孟而取其

室季文子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

孟獻子孟獻子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孫鉏趨過二公

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公待於壞墜

申宮傲備申勅設守而後行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

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復欲使公公又申守而

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

地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於晉師豹叔孫僑如

是遂作亂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而後食言

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使者而後食其

也忠宣伯使告卻鞮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



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由君

寧事齊楚有亡而已從從晉矣喪無也若欲得志於魯

請止行父而殺之行父季文子也我斃襄也襄孟夫子也而

事晉莒有二矣魯不二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

月晉侯執季文子於茗丘公還待於鄆鄆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東

有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卻鞮曰苟去仲孫莒

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于晉公室對曰

倚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淫惡之情若去莒與行父是大

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

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

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也亡而為讎

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則還為晉讎卻鞮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

齊魯之嘗隸也隸賤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介由也承寡

君之命以請承奉也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

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二君宣成妾不

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

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卻鞮請邑謀國家不二謂四

日不食以圖其身不忘其君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若虛其請

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韓厥晉大夫韓獻子也魯成公十七年晉厲公既殺



三郤欒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匡麗氏乃召獻子獻  
 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威行為不仁事  
 廢為不智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也昔者吾畜於  
 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  
 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  
 欲伐之欒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順無不行果無  
 不徹犯順不祥伐果不克乃止

子駟鄭大夫也魯襄公二年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

於晉欲避楚役以負擔喻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目謂鄙

戰晉人射楚王中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言楚子任此患不為他人蓋在已若背

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言盟誓之言也免寡人惟二三子

秋七月庚辰鄭伯踰卒於是子罕當國攝國事子駟為

政為政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晉伐喪非禮也諸大夫欲從

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未人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

公子貞字子囊楚令尹也魯襄公十四年子囊還自

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都郢未有城鄭公子燮公子儀因

築城為亂事未得訖子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

增其名謂謚君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一云

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眾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若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為也  
不復于王而遁至于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為利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



者無罪則後世之為主將者皆依不利之名而赦臣  
遁若是則荆國終為天下笑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  
將軍義乃為之桐棺  
三寸加笈鎖其上可

賈獲陳大夫魯襄公二十五年鄭伐陳陳侯扶其太

子偃師奔慕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

舍而母辭曰不祥雖急猶不欲與其妻扶其母以奔

慕亦免

祝佗父齊大夫魯襄公二十五年五月崔杼弑莊公

佗父祭於高唐高堂春不復命不脫并而死於崔氏

爵并祭服

申蒯齊侍漁者侍漁監取崔杼之亂蒯退謂其宰曰

爾以孥免帑宰之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

反死君與之偕死一曰申蒯漁於海將入死之其御

也申蒯曰安得食亂君之祿而死治君之事乎及門  
門者止之申蒯曰汝疑我乎吾與汝臂乃斷左臂以  
與門者以示崔杼崔杼陳入列令其入申蒯  
拔劍呼天關殺七列未及崔子二列而死之

陳不占齊人也崔氏之亂不占聞君之難將赴之比

去飡則失匕上車失式御者曰怯如是去之益乎不

占曰死君之義公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

戰鬪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矣

申鮮虞齊莊公近臣也崔氏之亂鮮虞奔魯僕賃于

野以喪莊公



袁克陳侯嬖人之貴者魯昭公八年四月陳侯溺卒

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悼太子偃師之子惠公也

十一月壬午滅陳壬午十月十八日言十一月誤也克殺馬毀玉以

葬欲以非禮厚葬哀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寘馬既又請私私盡

君臣私於幄加經於頰而逃幄帳也逃不欲為楚臣也

風沙釐鼓子之臣也魯昭公十五年晉中行伯既克

鼓以鼓子宛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察勿從風沙

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上也名

曰君臣豈曰士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

曰鼓有君矣爾正事君吾定而爵祿對曰臣委質于

翟之鼓未委質于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

貳心委質而策一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敢

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數而

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

言於頃公與鼓子田于河陰使風沙釐相之

申亥楚芊尹無宇之子也魯昭公十三年楚靈王聞

群公子之死也浚夏將欲入鄢夏漢別名順流為浚順漢水南至郡申

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人于章華宮王弗誅惠執大馬

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

歸棘里名闈門也



厨人僕宋人也魯昭公二十一年宋華氏之亂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華登敗宋師宋公欲

出出厨人僕曰吾小人可籍死可借使死難而不能送亡

君請待之謂君待復戰決勝負乃徇曰楊徽者公徒也徽識衆

從之公自楊門見之見國人皆楊徽惟陽正東門名楊門下而巡之曰

國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豈孤之罪也厨人僕以裳

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於新里新里華氏

所取邑

諸梁楚葉公也楚令尹子西將召白公葉公止之不從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

吾言而德其治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

子也以小怨棄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帥方城之

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葬二子之族

王孫繇子楚大夫魯定公四年吳伐楚入郢楚昭王

濟江入于夢中入于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王寢盜攻之以戈擊

王出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出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

故當時悶絕

子西楚令尹也吳伐楚楚昭王奔隨王之在隨也子

西為王車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脾洩楚邑也失王則恐國人潰散故偽為

王車服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之人問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繇于城

丹府元覽 陪臣部 卷之三 百三十九 十三



麋於麋築城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

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

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

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

余亦弗能也

郟公辛楚鬪辛也吳伐楚楚敗郟公辛之弟懷將弑

昭王曰平王殺吾父吾殺其子不亦可乎辛蔓成然之子也昭

公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

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

畏疆禦惟仁者能之言不辟強陵弱違強陵弱非虜也乘人

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弑君罪應滅宗動無令名非

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

子期楚昭王兄公子結也昭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

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

於楚而君又竄之竄匿也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

及寡人以獎天衷獎成也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

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宮也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

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

乃辭吳曰以隨之僻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

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



不惟一人

一人楚王也

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

鳩安

集也

申包胥楚人也吳敗楚兵于栢舉遂入郢昭王出亡在隨申包胥不受命而赴于秦乞師曰吳為無道行封豕長蛇以蠶食天下從上國始於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吳夷狄之求無饜滅楚則西與君接竟若鄰于君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若其圖之若得君之靈存撫楚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其就館將圖而告子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休下臣何敢即安依於庭牆立

哭日夜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為賦無衣之詩兵出包胥九頓首而坐秦哀公曰楚有臣若此而亡吾無臣若此吾亡無日矣於是乃出師救楚申包胥以秦師至楚秦大夫子蒲子虎率車五百乘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會之大敗吳師吳師既退昭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為身也救急除害非為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君既定矣又何求焉遂還賞終身不見

焚冒勃蘇楚人也吳入郢焚冒勃蘇羸糧潛行十日



而薄秦朝鶴立不轉晝吟宵泣七日不得告水漿不  
入於口秦王聞而走之冠劍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  
其口於是秦救楚退吳師復楚

茅夷鴻邾大夫也季康子伐邾以邾子益來獻於亳  
社邾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無君命故曰魯

弱晉而遠吳憑恃其衆憑依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  
事辟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

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郟衍郟衍即秋而背之成求  
其不違言魯成其所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

八百乘君之貳也貳敵也魯以八百乘之邾賦六百  
乘君之私也為私以私奉貳惟君圖之吳子從之明

吳伐子間楚公子也魯哀公六年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

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

如死前以敗于相舉今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

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

則命公子啓申子西結子期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

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於城父大冥陳地子間退

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

從命許立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



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潛師密發也閉塗不

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也

公山不狃魯人奔吳魯哀公八年吳為邾故將伐魯

問於叔孫輒問可伐否輒亦故魯人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

情有大國之名無情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

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違奔亡也未臣而有伐

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所託

也則隱會所因託則為之隱惡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

不以其私怨惡廢棄其鄉黨之好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

乎輒公族故謂之宗國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

子張輒也王問於子洩子洩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緩時若無能自立

必有與斃惡則人人知懼皆將同死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

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與魯而四夫魯齊晉之唇唇

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

道險從武城故繇險道欲使魯成備

孔子魯人也哀公十四年齊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

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嘗弒其君請討之將告君故先齊齊必

沐公曰告夫三子謂三卿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

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在故復往告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也孔子曰君命之二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哀公十五年齊陳瓘如楚瓘陳恒之

兄子玉也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

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

知也饗受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仲由事孔

子故為魯言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吾弟弟成子也冬及

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公孫成成宰公孫宿

也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為子役其

有不貳乎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也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

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喪宗國謂以邑入齊

使魯有危亡之禍也成子曰善哉吾不蚤聞命傳言仲尼之徒皆忠于魯國

慶忌吳公子也魯哀公二十年慶忌驟諫吳子曰不

改必亡弗聽吳子弗聽出居于艾艾吳邑豫章有艾縣遂適楚聞越

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

人殺之

城北餘子繇基者魯人也佛胥以中牟縣叛設祿邑

炊鼎日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烹中牟之士皆與之

繇基獨後至祛衣將入鼎日繇基之義軒冕在前非

義不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祛衣將入鼎佛胥止

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繇基為始



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慙矣遂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申鳴者楚士也治園以養其母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捨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其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士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去

父事君得無死於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子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爲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土賞之百斤金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



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

莊善楚人也惠王有白公之難莊善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謂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曰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

屈盧楚人也楚白公勝將殺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復拔劍而屬之于屈盧曰子與我將舍子不與我將殺子屈盧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藟延於條枝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於盧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難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入其劍焉

石他人齊人也陳恒弑簡公而盟者皆完其家不盟卽殺之石他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劫於暴上不得道義故雖盟必以父母之死不



如退而自殺以禮其君乃自殺

子淵捷齊人也陳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劫之子淵捷曰子之欲與我我為知乎臣弑君非知也以我為仁乎見利而倍君非仁乎以我為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何補於子若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

孔伋字子思孔子孫也居於衛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王孫賈年十五事齊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淳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

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淳齒刺而殺之

王蠋齊畫邑人

齊西南近邑畫音獲

燕之初入齊聞蠋賢令軍

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于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日王蠋布衣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之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



子立爲哀王武平安陵人其子爲管守魏攻管不下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使道使者至謂縮高曰將使高爲將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宗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涪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

君弗致也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殺父臣弑君有恒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下子不得與焉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之爲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素服辟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樂毅為燕將去燕之趙趙王欲圖燕毅泣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若獲戾在於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徒隸況燕昭王後嗣乎

李同趙邯鄲傳舍吏子也秦圍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耶平原君曰趙亡則朕為虜何為不憂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噐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上

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土方其危若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遂從之得敢死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

申公子培荆大夫也荆莊哀王獵於雲夢荆莊哀王考烈王之射隨兇中之申公子培劫王子在春秋後雲夢楚澤也今在南郡華容縣而奪之隨兇惡獸也也子培中邑宰也楚僭稱王邑宰稱公也殺隨兇者凶故劫奪王受殃也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下陵其上謂之暴誅之誅子培也

左右大夫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為王百倍之臣此



必有故願王察之也子培之賢百倍于人必有所為也故願王察之不世三

月子培疾而死為代王殺隨一荆與晉師戰于兩棠大

勝晉兩棠地名也荆克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培之弟

請賞于吏曰人之有功也於軍旅臣之兄有功也於

車下于王車下奪王隨兇所以王曰何謂也對曰臣

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

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忠猶愛也持猶

疾使若王得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古記曰殺

隨兇者不出三月古記古書也三月是以臣之兄驚

懼而爭之驚懼王壽之不長故與故伏其罪而死罪

也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古記果有乃厚賞之平

府名也賞之賞子培之地王出良以賞其主太子立為周君對不

黃歇楚人事頃襄王頃襄王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

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

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

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

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

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

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

願相國熟慮之應侯以聞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



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害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立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嘗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歸歇至楚三月

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

册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闕口  
西極文翔鳳訂正之  
豫章黃國琦較釋

陪臣部 七百三十九

規諷

百王以下皆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至於瞽史百  
工亦得獻規而納誨矧內參家陪之列若卿佐之任  
者乎春秋之世逮於戰國其間挺公正之操懷忠讜  
之節或引經據古援事取譬弼違箴闕以貢乎讜言



拂心逆耳以救乎失德非惟官守言責之使然也至  
或農夫漁者樂正膳宰亦能有犯無隱罄其誠心原  
乎進不圖寵動非微福以愛君利國為念雖蒙恥觸  
禍而靡憚自非蹇蹇匪躬之子坦坦履道之士亦惡  
能及是者哉故獻可替否所以濟其美改過從善所  
以成其德詩云彼已之子邦之司直蓋神明之介福  
焉

石碯為衛大夫衛莊公夫人無子公子州吁嬖子之  
子也嬖親幸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碯諫曰

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

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

也階之為禍將立為太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緣而為禍夫寵而不驕

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如此言少也降其身則必

憾憾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

小加大小國而加兵于大國如息侯伐鄭之比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

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臣行君去之義

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

乃不可乎

臧僖伯魯大夫魯隱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

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大事祀與戎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



君不舉焉 材謂皮革齒牙 骨角毛羽也 若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

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

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

獮冬狩 蒐索擇取不孳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 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

取之無 皆於農隙以講事也 各隨時 事之間 三年而治兵入

而振旅 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 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

也旅 歸而飲至以數軍實 飲于廟以數車徒 器械及所獲也 昭文章

車服 旗旗 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

登于俎 俎祭宗 廟之器 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 謂以 飾法

唐之 器 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事器用

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士臣皂皂臣 與與臣隸言

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足小 臣有司之職非諸侯之所親也 公曰吾將畧地焉 孫

以畧地畧總攝巡行之名傳 日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 遂往陳魚而觀之 陳設 張也

公大設捕魚 之備而觀之 僖伯稱疾不從

公子佗陳桓公弟五父也鄭伯請成于陳 成尤 平也 陳侯

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

曰宋衛實難 畏難 也 鄭何能為遂不許

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也魯桓公取郕大鼎於宋

納于太廟 宋華督弑殤公以 郕大鼎賂魯也 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

昭德塞違以臨炤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



子孫是以清廟茅屋

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淨之稱

大路越席

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

大羹不致

大羹肉汁不致五味

粢食不鑿

黍稷

不精昭其儉也

此四者皆示儉

衮冕黻珽

衮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鞞以蔽膝也

珽玉笏也若今吏之持簿

帶裳幅舄

帶革帶也衣下曰裳幅若今行膝者舄履

衡紘

紘

衡維持冠者紘冠之垂者也

昭其度也

尊卑各有制度

藻率鞞鞞

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也玉五采公侯伯三來子男二采鞞佩刀鞘上飾鞞下飾

鞞

鞞細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

昭其

數也

尊卑各有數

火龍黼黻

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若斧形黑與青謂之

黻兩已

昭其文也

以文章明貴賤

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車服器械

之有五色皆以其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設

錫鸞和鈴昭其聲也

錫在馬額

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旒動皆有鳴聲

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三辰日月星也畫于旂旗

象天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

登降謂上尊卑

文物以紀

之聲名以發之以臨昭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

敢易紀律今減德立違

謂立華督違命之臣

而置其賂器於太

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繇

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鄙鼎在廟章孰甚焉武

王克商遷九鼎于維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武王克商乃營維邑而後去之文

遷九鼎馬時但營維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維邑謂之王城即今河南城也故傳曰成王定鼎于郊

義士猶或非之

蓋伯夷之屬

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

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

冊符元龜

陪臣部

卷之七十四

四



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季梁隨賢臣也楚武王侵隨使遠章求成焉遠章楚大夫

軍於瑕以待之瑕隨地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正也

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伯比

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

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問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

必棄小國張自侈大也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

以張之羸弱也熊率且比日季梁在何益熊率且比楚大夫

伯比日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少

師為計故云以為後圖王毀軍而納少師從伯比之言少師歸請追

楚師隨侯將許之信楚弱也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

羸其誘我也君何惡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

乎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

正辭信也正辭不虛稱君美今民餒而君逞欲逞快也祝史矯

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記稱功德以欺鬼神公曰吾牲牷肥腍

粢盛豐備何則不信牲牛羊豕牲純色完全也腍亦肥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對

曰夫民神之主也言鬼神之情依民而行是以聖王先成民而

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

存也博廣也碩大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蠹

也謂其備腍臝有也雖告神以博碩肥腍其實皆當兼此四謂謂民力適完則六畜



既大而滋也皮毛無疥  
癘兼備而無有所闕

奉盛以告日潔粢豐盛謂其

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三時春  
夏秋

奉酒醴以告日嘉

粟旨酒

嘉善也粟  
謹敬也

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

所謂馨香無讒慝也

馨香之  
遠聞

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

父義母慈兄  
友弟共子孝

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

禋潔敬也九族  
謂外祖父外祖

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  
子之子并已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

於是乎

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

乏主

民饑  
餒也

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

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曹劌為魯大夫魯莊公如齊觀社

二十三年齊因祀  
社蒐軍實以示客

公往  
觀之

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

諸侯使五年四王壹相朝也

王謂王事天子也五年  
之間四聘於王而一相

朝相朝者將朝  
天子先相朝也

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

終畢講  
習班次

也謂朝畢則習禮於會以  
正爵位次尊卑之義也

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

於社

太公齊始  
祖太公望

君為是舉而往觀之

舉舉  
動也

非故業也

業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

土發春分周語曰土  
方脉發社者助時祈

福為  
農始

收斏而烝紉要也

擗拾也冬祭曰烝因祭祀以  
納五穀之要休農夫也月令

孟冬祀于天宗大  
祀公社及門閭

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

天子祀上帝

上帝  
天也

諸侯會之受命焉

助祭受  
君命

諸侯

祀先王先公

先王謂若宋祖帝乙鄭  
祖厲王之屬先公先君

卿大夫佐之受



事焉事職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謂觀

民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不聽遂如齊莊公

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

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

之序征伐以討其不庭諸侯有王王有巡狩以大習

御孫慶為魯掌匠大夫魯莊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

楹桓宮桓公廟也楹柱也莊公娶于齊曰哀姜醫師

慶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謂若湯武遺後

人之法今先君儉而君侈之先君令德替矣替公曰

吾屬欲美之屬適也適欲自美對曰無益於君而替

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已公弗聽一云莊公

楹又刻桓宮補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

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衰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

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小者禽獸卿執羔大夫

以章物也章所執之物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

也榛小栗也修脯虔敬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

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繇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夏父展魯宗人也宗人宗伯主男衰姜至公使大夫

宗婦覲用幣宗婦同宗大夫之婦覲見也夏父展曰

非故也公曰君作故言君所作展對曰君作而順則

故之順順于禮則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



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從有司言備位夫婦贊不

過棗栗以告虔也棗取粟取敬栗虔敬也男則

玉帛禽獸以章物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鷩工商執雞章明也明尊卑異物今婦執幣是男女

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管仲為齊大夫齊桓公會魯莊公于柯魯莊公曹沫

劫盟桓公桓公乃許盡歸魯之地既而桓公怒欲倍

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日快棄信於諸侯失

天下之援不如與之于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

三戰所亡地盡復于魯桓公盟于甯毋謀鄭故也管

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離德

禮不易無大不懷齊侯修於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

齊受其方所當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

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君若去

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

內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

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

信守君命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

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子華犯父命對曰君

若緩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



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將領也子華好父

之命即罪人鄭有辭矣何懼以大義為辭且夫合諸侯以崇德

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列姦用子華夫諸侯之會其德刑

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位會位也子華為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為諸侯所記

君盟替矣替廢也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

盛德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

大國以弱其國必不免介因也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

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鄭

伯使請盟於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

魯僖公九年葵丘在陳留外黃縣禪音上載反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

者七十二家父音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皆無懷

泰山禪云云無懷古之王者在伏羲前見莊子云云山在蒙陰縣故城東北下有

云云處義封泰山禪云云處讀曰伏神農氏封泰山禪云

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炎帝神農後黃帝封泰山禪亭亭

鉅平有亭亭山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

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

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杜首在鉅平南十三里

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

伯夷國也在遼西令支令音郎定反支音神祇之祇西伐東馬縣車上卑耳之

山將上山纏束其馬縣鈞其車世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召陵地也在汝

九



南召讀 登熊耳山以望江漢

熊耳山在順陽北益陰縣東北禹貢所云導雒

自熊耳者也其山兩峯狀若熊耳因以為名也

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

兵車之會三謂莊十二年會於北杏以平宋亂僖四年侵蔡蔡潰遂

伐楚次于涇六年伐鄭圍新城也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會于鄆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五年會于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于葵丘也一匡天下謂定襄王為天子之位也一說謂陽穀之會令諸侯云無穀無貯粟無以妾為妻天下皆從故云一正也 諸侯莫違我昔三代

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鄠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

盛 鄠音雁鄠上北里皆地名也盛謂以實籩簋

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

為藉也

茅草有三脊也謂靈茅也籍以籍地籍音才夜反

東海致比目之魚

爾雅云東方有比目魚言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鱮音土盍反

西海有比翼之鳥 山

經云崇吾之山有鳥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其各曰鸞爾雅云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鸞鵠而管仲乃云西海其說異也 然後物有不召而至者十有五

焉今鳳凰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鳴臬 蓬蒿藜莠皆穢惡之草臬不祥之鳥

無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且曰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

謀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又桓公問管仲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

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



安始而可對曰始于為身中于為國成于為天下公  
日請問為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心長德長心謂謀慮速長德

謂恩施廣此為身也公日請問為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

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孤謂死王事者子孫薄稅斂輕

刑罰此為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

司寬而不陵不虛憚苑濁困滯皆法度不亡苑濁謂穢塞不潔清

者也困滯謂疲羸微隱者也有知此者此皆以法度加之不令有所失也往行不來而民

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往行而進不却來而退而人以此自得行于世也此為天下

也又桓公之時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紐

冑稱疾紐摩也自摩其胸若有所痛患也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

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

令人懸鐘磬之裝裝可以嚴飾之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

十牛若數旬群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

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

有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

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筍簞之

間管子從之從至大鐘之西桓公南而立管仲北向

對之大鐘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仲對曰此

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鐘磬之

間者不如此言脫于口而令行乎天下脫出在鐘磬之



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鐘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所

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鐘磬之懸伐謂折斷併歌

舞之樂也併除宮中虛無人不令人掌守之桓公曰寡人已伐

鐘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國將為何行

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

慶以不救為是故慶之臣聞之諸侯爭於强者勿與分於强若救

三國是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三君既失國當定其君處也於

是桓公曰諾曰今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

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

丘封衛又桓公問於管子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

仰視天管子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以百姓為

天百姓與之即安輔之即强非之即危倍之即亡又

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子後當

飲一經程飲其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一經

程而棄之何也管子曰臣聞之酒入者舌出舌出者

棄其身與其身不寧寧棄酒乎桓公曰善又桓公出

游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為何

墟野人曰是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何為為墟

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



之善行也其所以為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  
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管  
仲曰其人為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  
也於是桓公召野人而賞焉

公子完陳公子也為齊工正飲桓公酒樂

齊桓賢之故就其家

會據主人之辭  
故言飲桓公酒

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

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

夜飲為淫樂

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鮑叔為齊大夫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酒桓公  
謂鮑叔姑為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

忘其出亡而在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

使甯武子無忘其飯牛于車下也桓公辟席而拜曰

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齊國之社稷必不

廢此言嘗思困隘之時必不驕矣

輪扁齊人也桓公讀書於堂輪扁斲輪於堂下釋其

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書者何書也桓公曰聖

人之書輪扁曰其人焉在

問作書之人何在也

桓公曰已死矣

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

糟酒滓也粕已漉之精也

桓公勃然

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譏之哉有說則可

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誠以臣之斲輪語之太



疾則苦而不入

苦意也

太徐則甘而不固

甘緩意也

不甘不

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

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六十老而

為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已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

粕在耳

士為晉大夫晉侯將伐虢士為曰不可虢公驕若

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

棄民不養之

無衆而後伐之欲樂

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蓄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

哀喪而後可也

上之使臣以義議哀樂為本言不可力屈也

號弗蓄也亟

戰將饑

言號不蓄義讓而力戰

里克為晉大夫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

赤狄別種也臯落其氏族

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

里

晉大夫冢大也

以朝夕視君膳者也

膳厨

故曰冢子君行則

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

專行謀

帥師者必專謀軍事

誓軍旅

宣號令也

君與國政之所圖也

非太子之事也

國政正卿

師在制命而已

命者將軍所制

稟命則

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闕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

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

太子帥師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是為帥必不威也

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

其誰立焉不對而退



孔叔為鄭大夫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曰不可齊  
方勤我孔叔鄭大夫棄德不祥祥善也齊桓公與諸侯

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

以少安周公宰孔也王恨齊桓定太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楚不服于齊故以鎮安鄭也

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

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親黨也失親患必

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其後諸侯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

競何憚於病競強也憚難也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

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

待我欲以申侯說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鄭殺申侯以

說於齊

官之奇為虞大夫魯僖公五年晉獻公復假道于虞

以伐虢官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

不可啓寇不可翫翫習也一之為甚其可再乎為二年假晉道也

滅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輔夾輔車牙車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

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太伯虞仲皆太王之

吳仲雍之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穆生昭虢仲虢

昭生穆以世次計故太伯與虞仲于周為昭叔王季之穆也王季若太伯虞仲之母弟也虢仲虢叔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虢君字



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

盟府司盟之官

將號是滅

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

何罪而以為戮不惟偏乎

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偏盡

殺之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

神必據我

據猶安也

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

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周書逸書

又曰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

馨香之遠聞

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

黍稷性王

無德則不見享有德則見享言物一而用異

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

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

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也

行去也

虞不臘矣

臘歲終祭衆神之名

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不更舉兵是

年晉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曰

慶鄭為晉大夫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

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

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

虢射惠公舅也皮以喻所

寄秦城毛以喻糴言既背秦施為怨已深須與之糴猶無皮而施毛也

慶鄭曰棄信背

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

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

言與秦粟不足解怨適足使秦強

慶

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弗聽

退曰君其悔是哉秦伯伐晉晉惠公乘小駟鄭入也



鄭所獻馬名小駟

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

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

志今乘其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變易人意

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疆中乾狡戾也僨動也氣狡

僨於外則血脉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強形而內實乾燥進退不可周旋不

能君必悔之弗聽

臧文仲為魯大夫魯僖公伐邾取須句邾人以須句

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卑小也臧文仲曰國無

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言嘗戒懼也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

思顯明也思猶辭也命不易哉周頌言有國宜敬戒天先王

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

謂邾小蠶蠶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公及邾師戰于升

陘我師敗績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尪女巫也主

祈祀請雨者或以為尪非巫也瘡病之人其面上向

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是以公欲焚

之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穡稻也勸分有無相齊也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

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公子目夷宋司馬子魚也宋人圍曹子魚言於宋公

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崇崇侯虎退修



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復在攻之備不改前而崇自降也

詩云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詩大雅言文王之教自近及遠寡妻嫡妻謂太

姒也刑法也

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

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公孫固宋莊公之孫也為大司馬楚人伐宋宋公將

戰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

言君

與天所棄必不可不

弗聽戰于泓宋師敗績

如赦楚勿與戰也 甯莊子名俞衛大夫也衛文公有邢翟之虞不能禮

晉文公重耳甯莊子言於公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

之結也善德之建也此三者公之所慎也晉公子善

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君其圖之康叔

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苟姬未絕

周室而卑守天聚者必武族武族惟晉實昌晉裔公

子實德晉仍無道天祚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

復而修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

圖衛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

叔詹

詹一作瞻

鄭大夫也晉公子重耳過鄭鄭文公不禮

焉叔詹諫曰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

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蕃息也

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

犬戎狐姬之

離外之



患出亡在外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

上人而從之三也國語云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才晉國同儕儕等也

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叔詹曰若

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稷黍也無成謂

死榮秀也黍不為黍不能蕃廡為成蕃滋廡豐也稷不為稷不能

蕃殖殖長所生不疑惟德之基所生謂生黍得黍種稷待稷若不禮重耳則當

除之不耳則當宜厚之如此不疑是為得基公弗聽

胥臣晉大夫晉文公問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謹也而

教誨之其能善乎陽處父晉太傅陽子也謹文公子襄公名對曰是在謹

也蘧蔭不可使俯蘧蔭直者為疾戚施不可使仰戚施屈者焦僂

不可使舉焦僂長三尺不能舉重侏儒不可使援侏儒短者不能充援矇

矇不可使視矇有眸子而無見曰矇聾瘖不可使言聾不別五音之和僮昏

信之言為聾瘖不能言者不可使謀僮無知昏闇亂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也

質導也若有違質違邪教將不入不入其心其何善之為言不使臣

臣聞昔者太姒娠文王不變娠有身也不變不動也少洩于豕

牢少不洩便也而得文王不加病焉言易也文王在母不憂

體不變體不憂在傅不懃處師弗煩事王不怒王謂王季敬友二

號善兄弟曰友二號而慈惠二蔡惠愛也二蔡文王子也管叔初亦為

蔡文王弟號仲虢叔刑于太姒刑法也太姒文王妃也比于兄弟比親也兄弟同宗之弟詩



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寡妻寡德之妻謂太姒也御治

也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

以自輔也

及其即位也詢于八

虞詢謀也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

而咨于二虢

咨謀也

度于閔天而謀

于南宮

皆周賢臣度亦謀也南宮括

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

諏訪皆謀

也蔡公原公辛甲尹尹佚皆周賢大夫也

重之以周召畢榮

周周文公召召康公

畢畢公榮榮公也

億寧百神

億安也而和柔萬民

柔安也

故詩曰

惠于宗公神罔時恫

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恫痛也言文王為政咨于臣順而行之故

鬼神無恫恫者也

若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

言因體也

公曰

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

亦有美質加以文采乃善故

人生而學非學不入

不入不入于道也

公曰柰夫入疾何

至僅對曰官師之所材也

師長也材古裁字

戒施直鑄

直主擊者

鑄主鐘者遠蔭蒙瑒

蒙載也瑒玉磬不能俯故使擊磬

休儒扶廬

扶緣也廬

也緣之以為戲也

矇瞍循聲

目無見于音聲則聞彼循之

聾聵司火

耳無聞于

視則審故使主火

僮昏嚚瘖焦僂官師之所不材也

所不能裁用太

以實齋土

齋荒

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

能質性能也

若川然有原以印浦而後大

印迎也言川已有原因開利迎之以浦然後大

郭偃晉大夫晉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

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

易也將至矣

以為難而勤修之故其易將至矣



鮒者史失其名晉人也晉文公出田逐獸殤入大澤迷不  
 知所出其中有鮒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  
 我且厚賜若鮒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  
 於是遂出澤文公令曰子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  
 也願受之鮒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于  
 小澤則必有繳矰之憂虬蠃保深淵厭而之淺渚則  
 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殤入至此何行之太  
 遠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鮒者名鮒者曰君何以名  
 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  
 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  
 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鮒者雖有厚賜不得保  
 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鮒所



册府元龜 卷之七十四 臣部 規諫第二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陪臣部

十一

規諫第二

老古晉之農夫也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老古曰吾  
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子以  
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壹不意人君如此也虎  
豹之居也厭閒而近人故得魚鱉之居也厭深而之



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  
 之君故不歸人將居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  
 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  
 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欒武子曰其子安在曰吾未與  
 來也欒武子曰處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  
 暴也取人之言而弃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  
 與俱歸

子上楚令尹也楚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子上  
 子上曰君之齒未也齒年也言尚少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  
 國之舉嘗在少者率立也且是人也蠶目而豺聲恐人

也能忍行不義不可立也弗聽

樂豫宋大夫也宋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  
 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

猶能庇其本根葛之能藟蔓繁故者以本枝廕庇之多故君子以爲比

者也謂詩人取以喻九族兄弟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斧焉

者也縱放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服肱也誰  
 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

殺公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殺公孫固公鄭於公宮二子在公言故爲亂

兵所殺六卿和公室

叔仲惠伯魯大夫也穆伯公孫叔也如莒莅盟且爲襄仲



逆女見之美自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惠伯諫曰  
 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  
 也今臣作亂而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  
 成之平二使仲舍之舍不娶公孫敖反之還莒女復為兄  
 弟如初從之

士季晉大夫隨會也晉靈公不君宰夫廝熊蹠不熟  
 殺之寘諸肴使婦人載以過朝肴以草索為之菅屬趙盾士季

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  
 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  
士季隨會也三進代公不省又前也公知欲諫故伴不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

稽首而對曰人誰僇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  
 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群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關惟  
 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袞君之上服闕過也言服袞者有過則惟仲山甫能補之  
 君能補過袞不廢矣嘗服袞也

孫息晉大夫也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  
 曰敢有諫者斬孫息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謂之  
 曰子欲諫邪孫息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  
 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吾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孫  
 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雞子置其上左右



惜息靈公曰危哉孫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

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人叛亡隣國謀議將與兵公

乃壞臺一云晉平公為九層之臺又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泄曰自其父之死吾蔑與事君

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者是女齊事君必有規諫必諫作臺

洩治陳大夫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

衷其袒服以戲於朝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衷懷也袒服近身衣

洩治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宣示也且聞不令君其

納之納藏袒服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

弗禁遂殺洩治

蘇從楚大夫也楚莊王侶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

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

抱鄭姬右抱越女在鍾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謂

隱藏之意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

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進矣

吾知之矣數月淫益甚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

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罷淫樂聽政所

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

大說一云楚莊王蒞政三年不治社稷危國將亡士

慶問左右羣臣曰王蒞事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士慶入再拜而進隱曰有大鳥來上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



鳴不審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  
口臣言亦死不言亦死愿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蜚以  
長羽翼不鳴以觀群臣之慝是鳥雖不蜚蜚必冲天  
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所愿聞已王大說士  
慶之問而拜之以  
為令尹授之相印

申叔時楚大夫也楚莊王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夏姬子微

舒弒謂陳人魚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微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

陳殺夏徵舒輶諸栗門輶車裂也栗門陳城門因縣陳城陳以為楚縣

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

不道殺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

寡人楚縣大夫皆借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

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

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抑詞也蹊徑也而

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

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

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

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

與之也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乃復封陳

卿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申公巫臣楚大夫也楚莊王討陳夏氏欲納夏姬巫

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

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



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

孫叔敖楚令尹也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有敢諫者至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鈇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而又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嚼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丸在榆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

有深坑後有掘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又莊王問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道安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道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道定矣憂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以爲不合其取舍者爲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其定國是寡人豈敢以禍國驕士民哉



田贊衣儒衣而見荆王

楚莊王也

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

惡也田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荆王曰可得而聞

耶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

則熱衣無惡於甲者也贊也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

乘之主也富厚無適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為大王不

取也意者為其義邪甲者兵之事折人之首剝人之

腹墮人城郭係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為其貴

邪苟慮害人人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

其貴人甚不安之二者為大王無取焉荆王無以應

也

詹何楚人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對曰何明

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

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聞身治而國亂者也

亦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於身不敢對以

未楚王曰善人而貴謂小王曰寡人亦欲一

優孟楚之樂人也嘗以談笑諷諫楚莊王有愛馬衣

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

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

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

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所



愛也以楚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彫玉為棺

支梓為槨榱楓豫章為題湊

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故曰題湊

發甲

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

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

廟食大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

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

為之柰何優孟曰請以太王六畜葬之以瓠窾為棺

銅歷為槨齋以薑棘薦以木蘭祭以粳滔衣以火光

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

久聞也人少焚葬王聞意曰曰此因柰何世曰曰

士渥濁晉大夫士貞子也晉林父帥師與楚戰於沙

晉師敗績晉師歸桓子

林父也

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

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

在僖二十八年

文公猶

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

言憂喜失時

公

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

歇盡也

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

楚殺子玉

子玉得臣

公喜而後可知也

喜見於顏色

曰莫余毒

也已王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

成王至穆

王今天或者大驚晉也

驚戒也

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

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

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



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伯宗晉大夫也楚子圍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

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

長不及馬腹言非所繫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

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川澤納汙受汙山藪藏

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瑾瑜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資亦或居藏瑕穢國君

含垢忍垢天之道也晉侯取不救宋故伯宗為說小惡而指大德之喻君其

待之待楚乃止

里革魯太史克也魯宣公夏濫於泗淵濫漬也責罟於泗水之淵

以取魚泗在魯城北里革斷其罟而弃之罟網曰古者大寒降土

蟄發降下也寒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土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令孟春蟄蟲始震

魚上冰魚鱗祭魚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

寢廟行諸國助宣氣也水虞漁師也掌川澤之禁令講習也罟魚網罾筍也各魚

大魚川禽鱉屬之屬諸之也時陽氣起魚陟負水故令國人所以助宣氣也月令季冬始魚乃嘗魚先薦

寢廟鳥獸孕水虫成謂春時獸虞於是乎禁罝羅措魚

鱉以為夏禘獸虞掌鳥獸之禁令且兔罟羅鳥罟禁二不得施措助生阜也阜長也鳥獸方孕鳥獸成水

時獸刺魚鱉以為禘備助生阜也故取魚鱉助生物鳥獸成水

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羅設罝鄂罝當為罝罝羅小網罝坑也鄂作格

所以誤獸也謂立夏鳥獸已成水虫以實廟庖畜助

用也以獸實宗廟庖厨而長魚且夫山不槎蘖槎斫也

以獸實宗廟庖厨而長魚且夫山不槎蘖槎斫也



株生 澤不伐天 山木未成曰天 魚禁鯤鮪 鯤魚子鮪未成魚 獸長麇

麇 鹿子曰麇麇子曰麇 鳥翼穀歟 翼成生哺曰穀未乳曰歟 蟲舍蜺蜎 蜺蟻子可

以為蜾蠃蚴可食舍不取也 蓄庶物也古之訓也 蓄息 今魚方別孕

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 別二於雄而懷子藝極也 公聞之

曰吾過而里革正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

良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 言見此罟則不忘里革言諗吉也 師存

侍 師樂師名存 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寘晉

人殺厲公 晉人藥書中行偃 邊人以告 邊人疆場之司也 成公在廟

成公魯宣公之子墨肱 公曰臣弑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

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 君天擲故其威危 失威

而至於弑其過多矣 過不積不至於弑 且夫君也者將牧民

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 同 民旁有慝

無由省之 慝惡省察 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 陷

振 振 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國

安用之祭奔南巢 南巢揚州之地巢伯之國今盧江居巢是 紂暗于京 附

也京殷京師 厲流於彘 國厲王彘晉也 幽滅於戲 幽丁為西戎所殺戲戲山在西

周 周 皆是術也 術道也失威多遇之道 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

而縱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為焉 以君諭川澤民諭魚也魚從川

之美惡以為肥瘠 季文子 季孫行父也 魯大夫也魯成公如晉晉侯見公不

冊府元龜 陪臣部 卷之七百四十一 十



敬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通於我也諸侯聽

焉未可以貳聽服也史佚之志有之周文王曰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苗賁皇晉大夫也晉侯盟諸侯於斷道齊侯使高固

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晏弱桓子及欽孟高固逃歸晉人執

晏弱於野王執蔡朝於原執南郭偃于温野王縣今屬河內

苗賁皇使見晏桓子賁皇楚閻根之子楚滅閻氏而賁晉食邑冷苗地晏弱時在野

三故因使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

吾先君皆如不逮言汲及也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

志舉亦皆齊君恐不得禮不見禮待故不出使而四子來左

右或沮之沮止也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欽孟

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

來吾若善逆彼彼齊三人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

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父之以成其悔何利

之有焉使反者得辭反者高固謂得不當來之辭而害來者以懼

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士燮晉大夫范文子也晉厲公與楚子戰於鄢陵楚

子敗績宵遁晉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范文子立於戎

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佞才也何以及此君其戒之



戒勿 周書曰惟命不於嘗有德之謂言勝無嘗命惟德是與

魏絳晉大夫魏莊子也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終無

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

與晉和 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

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

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諸華中國

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

后羿 夏訓夏書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 公曰后羿何如怪其言不次故

問之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后因夏

民以伐夏政 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巫子相立羿遂伐相

號曰有窮鉏羿本國名恃其射也 羿善射 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

淫放原野 弃武羅伯因熊髡麗圍 四子皆羿之賢臣 而用寒浞寒

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 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寧伯明其君名 伯明后

寒棄之夷羿收之 夷氏 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

內 內宮 而施賂於外愚弄其后 欺罔 而虞羿於田 樂

以游 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 樹立 外內咸服 信浞詐 羿

猶不悛 悛改 將歸自田 羿獵 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

子 食羿 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 殺之於國門 靡奔有鬲

氏 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今平古鬲縣 浞因羿室 就其如妾 生澆及豷恃

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



氏二國夏何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處流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南有掛亭

於過處獐於戈過戈皆國名東萊中夜縣北有過鄉戈在朱鄭之間靡自有鬲

氏收二國之燼燼遺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夏后相之子

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后杼少康子有窮由是遂亡

失人故也浞因羿室故不改有窮之號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

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太史闕過也於虞人之

箴虞人掌田獵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芒芒遠貌畫分也經啟九

道啟開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

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冒貪也忘其國恤而

思其麀鹿言但念獸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恆於夏家羿以武

雖有夏家而不能恆大之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

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

柳莊衛大夫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

而后入欲賞從者以懼君者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于衛柳莊曰

如皆守社稷則孰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言

守若一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母乃不可乎言有私則生恐弗

果班

師曠字子野晉太師也衛公出奔師曠侍於晉侯晉悼

公也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

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



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  
 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  
 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  
 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  
 君而為之貳貳卿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  
 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  
 士有朋友庶人工商卑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  
 佐也善則賞之賞謂宣揚過則正之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  
 革之革更也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其補  
 愆過察愆過察史為書謂太史君舉則書瞽為詩瞽育者為詩以風刺工誦箴

工樂人也誦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  
 過失傳過失傳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得誹謗商旅於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  
 示時所示時所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攻事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官師相規師  
 徇於路逸書道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於路求歌謠之言官師相規官師  
 大夫自大夫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所謂獻藝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  
 諫失嘗也有道人徇路之事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  
 於民上肆放也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石  
 言於晉魏榆魏榆晉地晉侯晉平公也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  
 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不然民聽濫也  
 濫失濫失也抑臣又聞之抑疑辭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



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官室崇侈民力彫盡

彫傷也 怨讟

並作莫信其性

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

石言不亦宜乎於是

晉侯方築虜祁之宮

虜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

叔向曰子野

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

起

遠其身也

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

能言匪舌是出惟躬是瘁

不能言謂不知言理以僭言見退者其言非不縱舌

出以僭而無信自取瘁病故哀之

苟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

是之謂乎

苟善也巧言如流謂非正言而順敘以聽言見德者言其可嘉以信而有徵自取安

逸師曠緣問流轉終歸於諫故以此巧言如流也當叔向時詩義如此故與今說詩者小異

是宮

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晉平公問居

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自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

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

也師曠曰群臣行賂以採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愬

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

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

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

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

無饜諂諛之人容容在傍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

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

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墨墨耳



何害乎國家哉

范獻子晉大夫也魯昭公如晉莒年夷以年婁及防

茲來奔莒人愬于晉愬魯受年夷晉侯平公欲止公范獻

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

情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

以師討焉問暇也乃歸公也

屠蒯晉宰夫也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為逆還卒於戲陽

視郡內黃縣北有戲陽城殞於絳未葬晉侯飲酒樂平公膳宰屠

蒯趨入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為之佐許之公許也而遂

酌以飲工工樂師師曠也曰汝為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聰耳辰

在子卯謂之疾日病患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君徹宴

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

虧何痛如之言痛疾過於忌日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不聞是義

而心又飲外嬖叔外都大夫之嬖者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

職在外服以旌禮旌表也禮以行事事政令事有其物物類

也物有其容容貌也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勸會

故曰非其物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

氣以實志氣和則志克志以定言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言以出令臣

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工與嬖叔侍御君者失官

不聰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







叔仲昭伯魯大夫叔仲帶也襄公入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為一人也一人謂康王

為其名與其眾也名謂為六國有盟王之名家家路地多兵甲眾今王死其

各未改其眾未敗何為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

曰不知所為姑從君乎惠伯魯大夫仲孫他之子子服椒也姑且也叔仲

日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

遠而聽於楚憚難非義楚也畏其民與眾也義楚非必楚有義而

往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况畏而服焉慶猶賀喜

福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芋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

芋姓楚嗣嗣世任當也誰當代之當喪為主者乎言必自當之故不可不往弔也王大子又

長矣執政未改執政令尹可馬改易子為先君來死而去之其

誰曰不如先君言我為楚先君故來聞死而去後嗣臣子誰肯自謂德不如先言將

為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舉動也如在國聞楚有喪將為之舉

動而往况已至漢聞而還其誰言魯不輕侮之者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

已貳任當由從也言楚臣方事其君而當其政誰肯從已侍而使諸侯有携二者求說其

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讎不滋大乎說猶除也滋益亟疾也言楚之君臣

求除其輕侮已者將亟疾於前之人其讎不益大乎說侮不懦執政不二帥大

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懦弱憚難也言楚人欲除侮慢之恥不懦弱其執政

之臣無二心以楚大讎為魯作難其誰能待之猶禦也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

遣君以避難走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



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乎則可也可司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

榮成伯名藥魯大夫也魯襄公如楚反及方城聞季

武子襲卞方城楚北山卞魯邑公欲還出楚師以伐

魯伐季氏言魯者成伯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

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暱若得楚師

以伐魯魯既不違夙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

夙武子名言夙取卞時魯人不違是若楚之克魯克

誰姬不獲闕焉而况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

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子君也

六無亦也同類同姓攘却也言楚亦將若不克魯君

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子之子之

子武夙之事君也不敢不悛悛醉而怒醒而喜甯何

傷甯用也言公欲伐魯君人醉而君其入也乃歸

蓬子馮楚令尹也吳人召舒鳩人反楚舒鳩楚屬國

楚子師於荒浦荒浦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

二子楚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

復命王欲伐之蓬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

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終卒而不

二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



司馬侯晉大夫也楚靈王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君有惠賜盟于宋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曰

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於易言有難寡人願結

驪於二三君欲得諸侯謀事補問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

虞虞度也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欲借君之威寵以致諸侯晉侯平

也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

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事能終亦未可

知也晉楚惟天所相相助也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

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

淫雪楚將棄之棄不以為居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

殆其何敵之有殆危也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多篡殺之難

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隣國之

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北嶽常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陽

城在陽城縣東北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南荆山在新城汧鄉縣南中南在治平武

南功縣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亡冀之北

土燕代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

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享通也不聞

其務險與馬也隣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

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垂為宇

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



無知事在莊九年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王克

本鄭事在僖九年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僖故

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

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

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

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言不得自諸侯君

實有之何辱命焉一說晉悼公與司馬侯并臺而望

義之樂則未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爲曰在君

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

叔向傳太子彪卒公也

冊府元龜



